

神經喚術士

第一部：千葉藍調

港口上方天空是電視的顏色，電視調至死頻的顏色。

「不是我在噓，」凱斯磨肩穿過聚在「噓」門前的群眾，聽見某人說話。「是我身體本身嚴重藥物不足。」蔓生地口音，蔓生地笑話。「茶甕」是職業流亡者的酒吧；你可以在那裡喝上一個星期也聽不見兩個日本字。

瑞茲正在照料吧台，當他把一整個托盤玻璃杯斟滿麒麟生啤酒，他的義肢手臂開始單調顫動。他看見凱斯，接著微笑，牙齒是褐色蛀牙和東歐鋼鐵的交織物。凱斯在吧台找到一個位置，夾在隆隆尼旗下一名妓女不太真實的古銅色和高大非洲人整齊的海軍制服間，非洲人顴骨上的部落疤痕像山脊般精準排列。「衛吉之前來過，帶著兩個小弟，」瑞茲用他健康的手把一杯生啤酒推射過吧台。「可能跟你有關，凱斯？」

凱斯聳聳肩。右邊的女孩咯咯笑起來然後輕推他。

酒保笑容擴大。他的醜算是傳奇。在買得起美的年代，他的不美成為某種徽記。他伸長手去拿另一個酒杯，古董義肢哀鳴。俄製軍用義肢，七項功能暨動力回饋操縱器，包覆著骯髒的粉紅色塑膠。「你功夫好過了頭了，凱斯先生。」瑞茲咕嚕，那音色在他算是笑聲；他用粉紅色的爪搔抓覆蓋著白襯衫懸落出來的鼓腹，「你是那種有點滑稽的好手。」

「當然，」凱斯啜著啤酒，「這裡總得要有人滑稽點。那個蠢蛋一定不是你。」

妓女笑聲升高八度。

「也不會是妳，姊姊。所以消失吧，如何？隆和我私交不錯。」

她直視凱斯，唇幾乎沒動，啐出可能最輕的音。還是離開。

「天哪，」凱斯說，「你開這個什麼聚集爛人的店？讓男人沒辦法好好喝杯酒。」

「哈，」瑞茲用破布擦拭刻痕斑斑的木頭，「隆給了點好處。讓你在這兒工作，是你有娛樂價值。」

隨著凱斯拿起他的啤酒，奇異的靜默時刻降臨，如數百個不相干的談話同時停止。接著妓女笑聲響起，帶著點歇斯底里。

瑞茲低聲說，「天使剛經過。」

「中國人，」一名澳洲醉客大吼，「中國人他媽的發明了神經接合。隨便哪一天給我到大陸去弄神經那檔子事。馬上把你修好，兄弟……。」

「那，」凱斯對著杯子說話，所有苦悶如膽汁突然自體內竄升，「還真是個狗屁。」

神經外科術，日本人早已遺忘的比中國人從來知道的都多。千葉的黑市診所極其先進，技術月月翻新，卻還是修復不了他在那間曼菲斯旅館遭受的損傷。

來這裡一年了，他仍然會夢見符控流域，希望卻隨每一夜淡去。不管吃再多興奮劑，在「夜城」裡轉過多少角落，抄了多少近路，卻依舊在寤寐中望見母體，明亮的邏輯格框，在無色虛空中舒展綿延……蔓生地已是跨太平洋遙遠陌生的歸鄉路，他不再是平台操控人，不再是符控流域牛仔。只

是另一個老千，想混過去而已。但在日本的夜裡，夢像通電的巫術襲來，他哭喊企求，在睡眠裡哭泣，然後在黑暗中孤單醒轉，蜷縮在某個棺材旅店自己的膠囊裡，雙手抓進床台，記憶膠墊在指間擠聚，想要觸及不存在的控制平台。

「昨天晚上看見你的女人，」瑞茲遞給凱斯第二杯麒麟。

「我沒有女人，」凱斯回答，接著喝酒。

「琳達李小姐。」

凱斯搖頭。

「沒女人？什麼也沒有？只剩生意，好手朋友？要奉獻給商業？」酒保的褐色小眼伏窩在皺摺的皮肉深處，「我想我比較喜歡跟她在一起時候的你，你比較開心。現在，難保哪個晚上，也許你玩得太精彩；最後你會落得在診所的器官槽裡，當備用零件。」

「瑞茲，你讓我很傷心。」他喝光他的啤酒，付帳離去；高窄的肩膀在沾上雨漬的尼龍卡其風衣下駝著。穿過仁清的人群，他可以聞到自己的汗臭味。

凱斯二十四歲。二十二歲時，他曾是一名牛仔，偷牛賊，蔓生地裡的最佳好手之一。他受教於這行裡的頂尖，傳奇人物麥考依·普利和鮑比·昆。他的腎上腺素幾乎永遠亢進，是年輕和技術精熟的副產物，可以不眠不休作業，切入定製的符控流域平台，把他不具血肉的意識，投射進入共意幻覺，進入母體。作為一個賊，他為其他更有錢的賊作賊，雇主提供他稀有軟體侵入企業系統的光壁，打開通往

資料沃土的窗口。

他犯了典型的錯誤，他曾經發誓永遠不會犯的錯。他偷竊他的雇主。他替自己留了點東西，想透過阿姆斯特丹的贓物商脫手。他仍然不明白他是怎麼被發現，如今也沒什麼好追究。他以為死定了，但他們只是微笑。他們告訴他，當然歡迎他弄點錢。而且他需要錢。因為，他們仍舊微笑，他們會保證他永遠無法再工作。

他們用戰時俄國真菌毒素破壞他的神經系統。

被綁在曼菲斯旅館床上，他的才華一微米一微米地燒毀，他在幻覺中度過三十個鐘頭。損傷細微，精確，極度有效。

凱斯一直為符控流域無形體的狂喜而活，對他而言，那損傷是自天堂的墮落。過去他以炙手可熱的牛仔身份光顧酒吧，菁英份子的態度，對肉體帶著某種輕浮的不屑。身體是肉。凱斯墮入了自身肉體的牢籠。

他所有的財產迅速轉換成新日圓，一大捆肥厚舊紙鈔，就像卓比安島民的貝殼錢幣，只能透過世界黑市的封閉迴路無盡流通。在蔓生地，很難以現金進行合法交易；在日本，現金早已是非法。

他有堅定而且絕對的把握，在日本他會找到治癒之道。就在千葉。或在有照診所，或在醫藥黑市的閭域。千葉與植入、神經接合、和微生體工學同義，像磁石吸引著蔓生地的科技犯罪次文化。

他在千葉看著新日圓在兩個月的檢查與諮詢中消失無蹤。黑市診所的人，他最後的希望，驚嘆造成他損傷的傑作，接著緩緩搖頭。

如今，他在整夜將碼頭如巨大舞台打亮的石英鹵素泛光下，躺在離港口最近最便宜的棺材房間裡。在這裡，電視天空的眩亮讓人看不見東京的光，甚至看不見富士電機高聳的全息商標影像，東京灣是一面遼闊的黑，大量漂浮的保麗龍上方，海鷗盤旋。港口後方躺臥的城市，工廠圓頂被企業生態建築群的巨大立方體壓迫。港口與城市被交界邊緣幾條舊街的狹間地帶，一處沒有正式名稱的區域隔開。夜城，仁清是心臟。日間，酒吧休息，仁清閉幕平凡無奇，霓虹死亡，全息影像凝滯，在毒銀天空下，等待著。

在「啫」西邊兩條街外一間叫「茶罐」的茶舖裡，凱斯用雙倍義式濃縮咖啡將今晚第一顆藥丸沖入體內。扁平粉紅色八角形，向隆旗下女孩買來的強效版巴西興奮劑。

「茶罐」用鏡子築起四周的牆，紅色霓虹框起每塊鏡面。

一開始，當他發覺自己在千葉孑然一身，幾乎沒錢也無望找到治癒的方法，他陷入自毀末期的飆速狀態，帶著彷彿屬於他人的冷酷張力強奪新鮮資金。第一個月，就為了一年前看起來可笑的金額殺掉兩男一女。仁清將他磨耗殆盡，直到街頭本身開始像是具體化了某種死亡念頭，某種自己不知道帶在身上的秘密毒藥。

夜城就像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錯亂實驗，由一名深感無聊大拇指永遠壓著前進快轉鍵的研究者設計。停止強奪，你便了無聲息地滅頂；動作稍微太快，你又會打破黑市脆弱的表面張力；不論哪一條路，你都死定了，除了在像瑞茲這樣固定的人心中留下某些模糊記憶，你什麼都不剩，不過心臟、或肺、或者是腎，也許會為了服務某個身懷新日圓的陌生人，在診所裡的器官槽裡存活下來。

生意在這裡是恆常的下意識低鳴，死亡則是公認的懲罰，懲罰懶惰、粗心、鄙俗、還有對複雜協議要求的忽視。

獨坐在「茶罐」的桌邊，八角形發生效用，掌心開始冒出針頭般的汗珠，瞬間感受到他雙臂與胸前刺麻起的每一根體毛，凱斯知道從某一刻起，他開始和自己玩起遊戲，一種非常古老的無名遊戲，最終的單人牌戲。他不再帶著武器，不再採取基本防範。他在街上進行最放任衝動的交易，接著以能弄到任何人想要的東西出名。部份的他明白，對他的買家而言，他自我毀滅的弧線耀眼醒目，客人穩定地減少，但同一部份的自己，卻享受著不過是時間早晚的體會。就是這部分的自己，因期待死亡而沾沾自喜的自己，最痛恨想起琳達李。

一個雨夜，電玩遊樂場，他找到她。

透過一片香煙藍霧燃映，在「巫師城堡」、「歐羅巴坦克大戰」、「紐約天際線」全息影像的無數明亮幽靈裡……。如今他記憶中的她便是這個模樣，臉龐沐浴在騷亂的雷射光，五官簡化成一組編碼：巫師城堡燒出她緋紅閃閃的顴骨，坦克大戰慕尼黑淪陷讓她前額被蔚藍滲透，滑翔游標在摩天樓峽谷壁上擊出火花，燙金點染了她的嘴。那晚他很亢奮，衛吉的不他命磚正運往橫濱，錢已經進了口袋。他從外頭被溫暖雨絲滋滋灼遍的仁清人行道進來，不知道為什麼挑上她，一張脫離無數站在大型遊戲平台前的面孔，沈迷她正在玩的遊戲。那時，那張臉上的表情，幾小時後，他在港口附近棺材裡她熟睡後的臉上同樣看見，上唇像孩子們畫出代表飛翔鳥兒的線。

穿越遊樂場站在她身邊，因為搞定的交易而持續亢奮，他看見她瞥上來。黑色畫筆暈染描出的灰色眼眸。某種動物的眼睛，死盯著迎面來車的頭燈。

他們共度的夜延伸至早晨，延伸到氣墊船港口的船票，和他第一次橫渡東京灣之旅。雨繼續下，落在原宿，她塑膠外套上雨珠滴滴，東京兒童穿著白色休閒鞋和繫繩帽列隊行經名店區，直到午夜柏青哥的喀啦聲中，她站他身旁，孩童般牽起他的手。

花了一個月時間，他通過藥物與壓力的完形心境，才將那雙永遠驚嚇的眼，轉變成反射性需求的泉源。他看著她人格碎成一片片，如冰山坍塌，碎片遠漂，最後看見那原始的需求，是藥癮飢渴的齒爪。他看著她追索下一次的解癮，那股專注讓他想起滋賀攤販賣的螳螂，在藍色變種鯉魚的水槽和關著蟋蟀的竹籠旁。

他凝視空杯裡一圈黑色咖啡渣痕，隨著藥效的速度震盪。棕色壓合板桌面被長期累積的細小刮痕變得暗淡。興奮劑升上脊椎，他看見形成這樣桌面所需要的無數亂序撞擊。「茶罐」的裝潢為前一世紀無名過時的風格，傳統日本和淡色米蘭塑膠的不安混合，但所有東西似乎都罩上一層薄膜，像是百萬個情緒欠佳的顧客，攻擊過鏡面和曾經光亮的塑膠，讓每件東西的表面都蒙上某種永遠擦不去的東西。

「嗨，凱斯，好伙伴……」

他目光上揚，遇見黑色眼線的灰眼眸。她穿著褪色的法國太空軌道工作服，一雙白色新跑鞋。

「我正找你呢，兄弟。」她坐他對面，肘靠桌上。藍色拉鍊服的袖子自肩口處扯掉；他不由自主檢查她手臂皮膚針孔痕跡。「來根煙？」

她從膝袋挖出一包皺掉的頤和園濾嘴煙，遞給他一根。他接過來，讓她用一根紅色塑膠管點上煙。「你睡得還好嗎，凱斯？看起來很累。」她的口音屬蔓生地南邊一帶，接近亞特蘭大。她眼下皮膚蒼白，看起來不甚健康，但肌膚仍緊緻光滑。她二十歲。痛苦的新紋路開始永久蝕刻上她的嘴角。

深色的頭髮後梳，用一條印花絲帶固定。絲巾圖案大概是微電路板或城市地圖。

「只要記得吃藥就睡得還可以，」他說，一股觸摸得到的渴望之波襲向他，肉慾與寂寞乘著安非他命的波長而來。他想起港口旁棺材房間裡過熱的黑暗中，她皮膚的氣味，她緊扣在他背腰上的手指。

都是肉，他想，和肉想要的一切。

「衛吉，」她開口，眯起眼睛，「他看到你臉上開個洞。」她點上自己的煙。

「誰說的？瑞茲？妳和他談過？」

「沒有。是蒙娜。她的新歡是衛吉的一個手下。」

「我欠他夠多。反正他幹掉我，他拿不到錢。」他聳聳肩。

「凱斯，現在欠他的人太多。搞不好他要拿你開刀來警告別人。你真的最好小心一點。」

「當然。妳怎麼樣，琳達？妳有地方睡嗎？」

「睡覺，」她搖搖頭，「是喔，凱斯。」她打顫，朝桌子弓背。臉上有層薄汗。

「這裡有，」他掏著防風外套口袋，拿出一張綑摺的五十元。他在桌面下機械性撫平紙鈔，折成四分之一大小，然後遞給她。

「親愛的，你需要這個錢。你最好拿給衛吉。」那對灰眼眸裡，此刻出現某種他無法判讀的東西，他以前從未見過。

「我欠衛吉的比這個多得多。拿著，我有更多錢進來，」當他看著他的新日圓消失進一個拉鍊口袋，他撒了謊。

「凱斯，你拿到錢，就趕緊去找衛吉。」

「待會兒見，琳達，」他起身。

「沒問題，」一毫米的白分別出現在她兩個瞳孔下方。三白眼。「你自己留意點，老兄。」

他點點頭，急著想抽身。

他回頭望著身後甩動關上的塑膠門，看見紅霓虹籠子裡反映出她的眼眸。

仁清週五夜。

他走過烤雞肉攤和按摩院，一家名為「美少女」的連鎖咖啡店，和遊樂場的電子雷鳴。他讓路給一名黑西裝上班族，瞧見那男子的右手背上，刺青出三菱基因科技的商標。

是真貨嗎？若是真的，他想，他在這是自找麻煩。若不是真的，那算他活該。三菱基因一定層級以上的員工，都植入先進的微處理器，監測血液中變異基因值。在夜城身上有這種裝備會害你被搶，直接滾入黑市診所。

上班族是日本人，仁清群眾是外國人。從港口上岸的水手，緊張的獨行旅人，追逐旅遊手冊上未列出的樂子，蔓生地的狼角眩耀他們的接植與植入，還有十幾種不同種類的騙徒，簇集街頭，跳著交織慾望與商業的複雜舞蹈。

有數不清的理論解釋千葉市為何允許仁清區存在，凱斯傾向於日本黑道或許保留這塊區域作為史蹟公園，以紀念卑微出身的說法。但他覺得新興科技需要法外之地的看法也頗有道理，夜城不是為了其中的居民存在，而是特意為科技設計出的無人監管遊樂場。

琳達說有人要撈倒我是真的嗎？他很納悶。衛吉會拿他來殺雞儆猴？沒什麼道理，不過衛吉主要

做的是生物違禁品生意，大家都知道只有瘋子才會幹。

但琳達說衛吉要他的命。凱斯對街頭交易動態的主要洞觀是，買家賣家都不需要他。中間人做的是讓自己變成必要之惡。凱斯為自己在夜城犯罪生態圈切割出來的曖昧位置，建立在謊言之上，靠著一夜一背叛挖出來。如今，察覺這個位置的牆垣開始崩塌，他感到一股奇異幸福感帶來的刺激。

一週前他壓住合成腺體萃取液的貨，延遲販售以獲得更高利潤。他知道衛吉不喜歡這樣搞。衛吉是他主要貨源，在千葉待了九年，是少數幾個能和夜城以外組織嚴密的犯罪集團接上頭的洋販子。基因材料和荷爾蒙必須透過層層複雜掩護，才能滲入仁清。衛吉有次曾辛苦追溯出什麼，現在他坐享和許多城市的穩定交易。

凱斯發覺自己盯著一間商店櫥窗。店裡販售給水手的閃亮小物件。手錶、彈簧刀、打火機、隨身錄影機、神經刺激模擬裝置、忍者用鏈錘、和流星鏢。流星鏢總讓他著迷，尖端鋒利的鋼製星芒。有鍍鉻的，黑色的，還有表面帶著彩虹，如水上之油。鉻色星星抓住他視線。這些星星被看不見的釣魚尼龍線圈固定在腥紅色合成麂皮上，中央打印著龍或陰陽符號。星星抓住街上霓虹，反射扭曲，凱斯感覺自己航行在這些星辰之下，廉價的鉻色星座顯示出他的命運。

「朱利，」他對著星星說話。「該去找老朱利了。他會知道些什麼。」

朱利亞斯·迪恩一百三十五歲，每週花上大筆銀子用血清及荷爾蒙，無間斷地調整新陳代謝。他抵禦老化的主要防線是一年一度的東京朝聖之旅，那兒的基因外科大夫會重設他的DNA內碼，千葉沒有這項手術。接著他會飛到香港，訂購一年量的西裝襯衫。無性別且有著非人耐性的迪恩，似乎從他虔誠

的裁縫崇拜的神秘形式上，得到根本的滿足。凱斯發現他同一套西裝從不穿兩次，雖然他的行頭似乎都是前一世紀服飾精巧的重製品。他訂製的有度數鏡片，鑲在蛛網狀黃金鏡框裡，打磨自薄薄的粉紅合成石英，傾角像維多利亞人偶屋的鏡子。

他的辦公室座落在仁清後頭的倉庫裡，部份空間在幾年前稀疏擺設了幾件隨便湊起的歐洲家具，像是迪恩曾經想要把這作為自己的住家。凱斯等待的房間裡，一面牆前立著蒐集灰塵的新阿茲特克書架。一對迪斯奈風格球根狀桌燈，不搭調地棲息在一張康定斯基式樣的腥紅漆不銹鋼矮咖啡桌。書架間的牆面掛著達利鐘，扭曲的鐘面朝裸露的水泥地板癱軟。指針是全象影像，旋轉時配合扭曲的鐘面調整形狀，不過從未顯示過正確時間。白色玻璃纖維的貨運模組堆疊房間，散發出醃製的薑味。

「你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孩子，」迪恩有聲無形。「進來吧。」

書架左方仿黃檀巨門上的磁性門門，巨響一聲脫離位置。塑膠上剝落的自黏性大寫字母拼出「朱利亞斯·迪恩進出口貿易」。如果散置迪恩臨時大廳裡的家具，帶有前一世紀末的風格，辦公室則像是屬於前一世紀之初。

從長方形墨綠玻璃燈罩的古老黃銅燈射出的一池燈光裡，迪恩無縫的粉紅臉看著凱斯。進口商被一張寬大的上漆不銹鋼書桌安全保護，書桌兩側各有某種淡色木材製成的抽屜高櫃。這種東西，凱斯心想，曾經拿來收藏某種書面資料。書桌上散置著卡帶，一卷卷泛黃的打印紙，和某種發條馬達打字機的各式零件，那機器迪恩似乎永遠沒時間重組。

「什麼風把你吹來，小子？」迪恩問，給凱斯一個白藍棋盤狀糖紙裹起窄糖。「試試看，丁丁呷哈牌，最好的。」凱斯拒絕了薑糖，坐在一張搖晃的木製旋轉椅上，大拇指順著黑色牛仔褲一條褲管

褪色的縫線摸下。「朱利，我聽說衛吉想幹掉我。」

「啊，這樣。你從哪聽來的，請問一下？」

「別人。」

「別人，」迪恩含著薑糖說。「什麼樣的人？朋友？」

凱斯點頭。

「總是沒這麼容易知道誰是朋友，對嗎？」

「迪恩，我是欠他點錢。他跟你說過什麼嗎？」

「沒碰過頭，最近沒。」他接著嘆氣。「就算我真的知道什麼，當然，我也沒有立場可以告訴你。事情就是如此，你應該了解。」

「事情？」

「凱斯，他是條很重要的線。」

「是。他想殺我，朱利？」

「就我所知沒有。」迪恩聳聳肩。他們彷彿在討論薑價。「如果這證明是沒根沒據的謠言，孩子，一個禮拜左右後你再來，我讓你參一手從新加坡來的小東西。」

「從明古連街南海飯店來的？」

「口風不緊喔，孩子！」迪恩咧嘴笑。不銹鋼書桌以昂貴的反竊聽裝置進行干擾。

「再碰頭，朱利。我要去跟衛吉打聲招呼。」

迪恩抬起指頭掃過他白絲領帶上完美的領結。

離開迪恩辦公室不到一條街，異狀感襲上他，細胞瞬間知覺有人跟著他，近在身旁。

培養可以控制的被迫害妄想症，凱斯認為理所當然。訣竅是別讓它失控。但在一堆八角形之後，控制技巧變得高難度。他壓制住腎上腺素的衝擊，把窄瘦的五官隱藏在無聊而空洞的面具後，假裝讓人群帶著他前行。當他看見一面暗色櫥窗，他想辦法在前駐足。是一間內部整修暫停營業的精緻外科診所。他雙手收入外套口袋，透過窗玻璃凝視著仿玉雕花台座上，一塊扁菱形的培養槽肌肉。那皮膚的色澤讓他想起隆的妓女，皮膚上紋有發亮的電子顯示，線接至皮下晶片。汗水沿著肋骨而下，他發覺自己在想，如果你能把那玩意兒揣在口袋帶著到處走，又何必麻煩動手術？

頭不動，他抬眼，研究過往人群的反影。
在那。

在短袖卡其服水手後頭。深色頭髮，鏡映眼鏡，暗色衣服，苗條……
然後消失。

接著凱斯開始跑，低身，在身體與身體間閃躲。

「信，租我把槍？」

男孩微笑。「兩個鐘頭。」他們一起站在滋賀壽司攤後新鮮海產的氣味裡。「兩個鐘頭，再來。」

「兄弟，我現在就需要一把。有沒有馬上能用的？」

信在原本裝滿山葵粉的兩公升空罐後頭翻找一陣，拿出一包裹著灰色塑膠布的細長物。「泰瑟電

擊槍。一小時20塊新日圓。三十塊押金。」

「他媽的，我不要這玩意。我要把槍，我可能想開槍打人，懂嗎？」

服務生聳聳肩，把電擊槍放回山葵罐後頭。「兩小時。」

他走進商店，沒多花功夫去看展示的流星鏢。他一輩子從沒擲過這玩意。

他用三菱銀行晶片買了兩包頤和園，晶片上頭的名字是查爾斯·德瑞克·梅。這名字比他曾用在護照上最好的名字，楚門·史達爾還更勝一籌。

終端機後頭的日本女子，看起來比老迪恩還老上好幾歲，但屬未受科學之惠的自然年紀。他從口袋裡掏出單薄一卷新日圓，拿給女子。「我想買武器。」

她朝裝滿刀子的箱子方向做個手勢。

「不，」他說，「我不喜歡刀子。」

她從櫃臺下取出一長形盒子，黃色紙板盒蓋，面上粗糙印著一隻頸冠漲大的蜷曲眼鏡蛇圖案，盒裡八根棉紙包裹款式相同的圓柱體。他看著斑斑點點的褐色手指打開其中一根。她舉起那東西讓他檢視，暗沈鋼管，一頭有皮帶，一頭是座小青銅角錐。她一手抓住鋼管，另一手拇指中指捏著角錐，然後拉開。絞得緊緊的螺旋型彈簧上了油的伸縮套管，一共三節，滑出鎖定。「眼鏡蛇，」她說。

在仁清顫動的霓虹之後，天空是一片惡意的灰調。空氣變得更糟，今夜彷彿還帶了牙，一半人群戴著濾過式口罩。凱斯已在小便間花了十分鐘，試著找出方法藏妥眼鏡蛇，最後他將握把塞入牛仔褲腰

帶，鋼管管身橫斜過他肚子，角錐體的攻擊尖端，卡在他胸骨和風衣內裡間。他每走一步這玩意就像要掉下敲響人行道，但他感覺踏實些。

「噓」其實不算真正談生意的酒吧，但平日夜裡會吸引相關客戶。週五週六則不同。大部分熟客仍在，但被流入的水手與對他們虎視眈眈的行家所隱沒。凱斯推開門，尋找瑞茲，但視線裡沒有酒保身影。隆隆尼，酒吧常駐皮條客，正以光輝父愛的眼光，看著他旗下一名女孩走向一個年輕水手準備工作。隆染上日本人稱為「雲舞者」的迷幻藥癮。凱斯捕捉到皮條客的目光，示意他至吧台。隆慢動作飄盪過人群，長臉呆滯平靜。

「今晚看到衛吉嗎，隆尼？」

隆以一貫的平靜盯著他。搖搖頭。

「你確定，兄弟？」

「或許在『南蠻』。或許兩小時前。」

「帶著幾個手下？其中一個瘦瘦的，深色頭髮，可能穿著黑外套？」

「沒，」隆最後吐出這個字，平滑的前額皺起，顯示他花了不少功夫去想這麼沒意義的細節。「很壯的男孩，接植人。」隆的雙眼眼白不多，虹膜更少，疲軟下垂的眼瞼下，瞳孔散開巨大。他盯著凱斯的臉很久，然後低下目光。他看見鋼鞭的隆起。「眼鏡蛇，」他說，挑高一邊眉毛。「你準備去幹什麼人嗎？」

「再見，隆尼。」凱斯離開酒吧。

他的尾隨回來了。他很確定。他感到一陣突刺的興奮，八角形藥丸和腎上腺素混和著其他什麼。你享受這種感覺，他想；你瘋了。

因為，這詭異的非常近似在母體行動的感覺。只要被藥物摧殘得夠，讓自己陷入無救卻奇怪的是自找的麻煩裡，就可能把仁清看做資料場，如同母體曾讓他聯想到蛋白質結合形成細胞的特殊性。接著你便能投身高速的飄移滑動，完全投入卻又完全分離，周身盡是生意舞動，資訊交錯，資料在黑市迷宮裡取得肉身……

硬幹了，凱斯，他告訴自己。打起精神。他們絕對料不到。他離第一次遇見琳達李的遊樂場不到半條街。

他迅速穿越仁清，打散一群閒逛的水手，其中一人在他身後用西班牙語吼叫。然後他穿過入口，聲音如浪潮當頭擊落，次音速氣流在他胃袋悸動。有人在歐羅巴坦克大戰擊下千萬噸威力的高分，摸擬出的空炸把遊樂場淹沒在白色噪音，聾人的全象火球在頭頂蕈狀炸開。他切入右邊，大步跳上未上色的密集板樓梯。他曾和衛吉來過這兒，當時和一個名為松賀的男子，一起商談違禁的荷爾蒙催劑交易。他還記得走廊，廊上髒污的踏墊，一整排一模一樣通向辦公室小間的門。其中一扇門打開。白色終端機後頭，一名穿黑色無袖T恤的日本女孩抬頭望著他，女孩後面有張希臘旅遊海報，流線型象形字飛濺上愛琴海藍。

「叫你們保全人員上來，」凱斯對她說。

接著他衝刺下走廊，離開她的視線。最後兩扇門閉著，他猜想應該上了鎖。他迴身使力，尼龍跑鞋鞋底踹向最末端那扇塗著藍漆的合成門。門應聲蹦開，廉價硬體自碎裂門框落下。一片黑暗，有終

端機機房的白色曲線。然後他移到右邊的門，雙手緊握透明塑膠門把，用盡一切力氣推擠。有什麼東西斷裂，他進入房間。這是他和衛吉與松賀會面的地方，不論松賀當時經營的是什麼樣的掛名公司，如今早已不復在。沒有終端機，什麼都沒有。遊戲場後頭巷弄裡的燈光，透過佈滿煤灰的塑膠射入。他努力辨識出一節自牆上插座突出像蛇一樣的光纖線，一堆丟棄的食物容器，和一個失去扇葉的電扇槳座。

窗戶是廉價塑膠的單樞窗。他聳肩脫下外套，包住右手，然後擊窗。窗破，仍需再擊兩次才能讓窗子脫離窗框。遊戲消音的混亂之上，警鈴開始反覆，或因窗子被打破，或是走廊前端那女孩所啟動。

凱斯轉身，穿上外套，輕甩一下，讓眼鏡蛇完全張開。

門關著，他寄望跟蹤者會以為他進了之前他踢成鉸鍊半脫的那扇門。眼鏡蛇的黃銅角錐輕柔顫動，他脈搏的跳動被鋼簧的槍桿擴大。

什麼都沒發生。只有警鈴間歇的鳴叫，遊戲爆裂的震音，和他心臟的槌擊聲。恐懼來臨時，像是快被忘記的朋友。不是那種冷酷且迅速發動的毒品妄想機制，而是單純的動物性恐懼。他已在恆常的焦慮邊緣上活得太久，幾乎忘了真正的恐懼是怎麼回事。

這是人會死於其中的那種小室。他或許會死在這。那些人也許有槍……

撞擊，從走廊那端。一名男子的聲音，用日語咆哮著什麼。尖叫，刺耳的恐懼。另一陣撞擊。還有腳步聲，不急不徐，接近著。

走過他關上的門。停住，他心臟快速跳三下的時距。然後回轉。一，二，三。靴跟摩擦地上的鋪

墊。

他最後一股八角形藥丸誘發的勇氣至此崩潰。猛然將眼鏡蛇收至柄內，爬上窗，被恐懼所盲目，他的神經尖叫著。他騰起，出去，落下，一切在他來不及意識前發生。人行道的撞擊力將痛楚的鈍棒釘穿他的脛骨。

半開的維修窗孔透出窄長的楔形燈光，勾勒出一堆廢棄光纖和丟棄的控制台機殼。他臉朝下跌上一塊浸水的密集板；翻身，滾入控制台的陰影裡。小室的窗是一方黯淡的光。警鈴仍擺盪不歇，從這裡聽得更大聲，後牆悶響著遊戲的嚎吼。

一個人頭出現窗框裡，背著走廊的日光燈，然後消失。頭回來，他仍看不清特徵。銀光閃過眼睛。「他媽的，」有人說，女人，蔓生地北方口音。

頭消失。凱斯躺在控制台下直到慢慢數完二十，然後起身。他手中仍握著鋼製眼鏡蛇，幾秒後他才想起那是什麼。他護著左踝，蹣跚走入巷子。

信的手槍是五十年前越南仿造的華特PPK型南美複製版，第一發子彈為雙動式扳機擊發，扳機頗沈。槍膛改造成填裝點22口徑長來福彈，凱斯寧願用鉛疊氮化合物炸藥，而不是信賣給他的簡單中製空尖彈。但好歹是把手槍，還有九發彈藥，他從壽司攤走下滋賀，外套口袋裡揣著槍。槍的握把是亮紅色塑膠，上面浮雕著龍，黑暗中可供拇指觸摸。他已經將眼鏡蛇交給仁清街上一個垃圾桶，並乾吞下另

一粒八角丸。

藥丸活化他的迴路，他趁著這股刺激衝過滋賀到仁清，再到梅逸。他判斷跟蹤者已經消失，很

好。他還有電話得打，生意要做，不能枯等。梅逸過去一條街，面對港口處，立著一棟毫無特色的十層醜陋黃磚辦公大樓。此時大樓窗戶全暗，但如果伸長脖子可看見屋頂微弱泛光。靠近正門入口有未亮的霓虹招牌，在一串象形符號下提供著「廉價旅館」字樣。如果這地方有其他名字，凱斯也不知道；總是被人稱為廉價旅館。你從梅逸旁一條小巷進來，有電梯在透明柱底靜候。電梯如同廉價旅館，都是事後想起再追加的東西，以竹子和環氧樹脂綁在建築物上。凱斯爬進塑膠籠，使用鑰匙，一長片無記號的硬磁帶。

凱斯來到千葉後，便以週為單位在這裡租下一口棺材，但他從未在廉價旅館睡過。他睡在更便宜的地方。

電梯有香水和煙味，籠壁佈滿刮痕與指印。電梯上升經過五樓，他看見仁清燈火。籠子發出嘶嘶響逐漸慢下來時，他指頭敲擊著手槍握把。籠子照舊猛烈搖晃一下才完全停住，但他已做好準備。踏出籠子，走進像是大廳與草坪綜合體的中庭。

正方形綠色塑膠草皮中央有個日本少年，坐在C形的控制台後讀著教科書。白色玻璃纖維的棺材一口口疊放在工業鷹架的框格裡。六層棺材，一邊十口。凱斯對著男孩點點頭，一跛跛越過塑膠草皮走向最近的梯子。便宜的薄板覆在建築屋頂，強風來時作響，雨天漏水，不過這裡的棺材沒有鑰匙還算難開。

他側身擠過第三層棺材架狹窄的高張力格柵通道，走向92號，通道隨他體重震動。棺材三米長，蛋形艙口一米寬，高則不及一米半。他將鑰匙放進插槽，等著旅館電腦進行認證程序。磁性門栓可靠地滑動，艙門彈簧吱吱垂直開啟。他爬進去時日光燈閃爍點亮，拉下艙門，拍一下面板啟動手動門

鎖。

32號房裡除了一台標準日立口袋電腦，和一具小小的保麗龍冷箱外，一無長物。冷箱裡裝著三塊十公斤乾冰，仔細用紙包好以防揮發，和一只實驗室用的鋁製燒瓶。蜷縮在既是地板也是床墊的棕色記憶膠墊板上，凱斯從口袋掏出信的點22，放在冷箱上。脫下外套。棺材的終端機嵌入牆壁的凹槽裡，對面牆上有塊面板，上頭有七種語言寫成的住房規定。凱斯從機座裡拿起粉紅色話機，根據記憶撥了一組香港號碼。他聽著那頭鈴響五聲，然後掛線。他日立熱門的321B隨機存取記憶體的買家沒接電話。

他另撥一組新宿區的東京號碼。

一名女子接起電話，日文說了些什麼。

「蛇人在嗎？」

「很高興聽到你的聲音，」蛇人從轉接的分機裡說。「我正等著你打來。」

「我有你要的音樂。」瞥一眼冷箱。

「很高興知道這消息。我們有點金流上的問題。能先拿貨嗎？」

「兄弟，我急著用錢……」

蛇人掛線。

「你這個渾蛋，」凱斯對著嗡嗡鳴響的話機說。他凝視著那把廉價小手槍。

「變數，」他說，「今晚看來一切充滿變數。」

黎明前一小時凱斯走進「啫」，雙手插在外套口袋裡；一隻手握著租來的手槍，另一隻手裡是鋁製燒瓶。

瑞茲坐後頭桌旁，用啤酒杯喝阿波那里斯泉水，一百二十公斤肉塊傾斜靠著牆壁，椅子嘎吱作響。一個名叫寇特的巴西男孩負責吧台，照顧著一群稀疏的安靜醉客。拿起啤酒杯飲時，瑞茲的塑膠手臂發出蜂鳴。他剃光的頭有層薄汗。「你看起來很糟，我的好朋友，」他說，潮濕的腐朽牙齒閃閃發光。

「我還好，」凱斯說，帶著骷髏的淺笑，「超級好。」他身體塌坐在瑞茲對面的椅子，雙手仍放口袋裡。

「你來回遊走在酒與興奮劑築起的移動式防空洞裡。當然好。拿來防堵更醜陋的情緒，是吧？」

「你能不能少管我一點，瑞茲？看到衛吉了嗎？」

「防堵害怕和孤獨，」酒保繼續說。「聆聽恐懼，或許它是你的朋友。」

「瑞茲，你聽到今晚遊戲場有人幹架的風聲？有人受傷嗎？」

「有個瘋子削了一個保全人員。」他聳肩。「他們說是個女孩。」

「我得和衛吉談談，瑞茲，我……」

「啊。」瑞茲的嘴閉緊成一條線。他目光越過凱斯，射向入口處。「我想你馬上可以談了。」

凱斯腦海裡突然閃現櫥窗裡的流星鏢。劍風在頭顱裡鳴唱。他手裡的槍因汗濕滑。

「衛吉先生，」瑞茲慢慢伸展出去他粉紅色操縱具，像是期待被握手。「稀客造訪，真是榮幸。」

凱斯轉過頭向上看著衛吉的臉。一張日曬飽足容易遺忘的面具。眼睛是人工培養海青色的尼康移植體。衛吉穿著一套槍金屬色絲綢西裝，兩手腕上戴著簡單的白金鐲子。兩旁保鏢護駕，幾乎一模一樣的年輕男子，手臂和肩膀上隆起接植的肌肉。

「你好嗎，凱斯？」

「各位先生，」瑞茲粉紅色塑膠爪拿起桌上堆滿煙蒂的煙灰缸，「我這店裡不歡迎鬧事。」煙灰缸以厚重防碎裂材質製成，上頭有青島啤酒廣告。瑞茲輕鬆流暢壓碎煙灰缸，煙頭和綠色塑膠碎片灑落桌面。「你們了解吧？」

「嘿，甜心，」一個保鏢說，「你要在我身上試試那玩意嗎？」

「別費心去瞄準腿了，寇特，」瑞茲以聊天語氣說。凱斯視線橫過房間，看見那巴西男孩站在吧台上，手中一把史密斯威森鎮暴槍瞄準衛吉三人組。那玩意的槍管，是一公里長的玻璃纖維包覆著紙一般薄的合金，口徑大到足以放進一個拳頭。彈架看得到五個肥厚的橘色彈匣，次音速沙袋果凍彈。

「技術上來說不會致命，」瑞茲說。

「嘿，瑞茲，」凱斯說，「我欠你個人情。」

酒保聳聳肩。「你沒欠我什麼。」他怒視衛吉和保鏢，「這些傢伙，應該照子放更亮點。沒有人能在『茶甕』幹掉誰。」

衛吉咳兩聲。「誰說要幹掉誰？我們只是要談談生意。凱斯和我，是生意上搭檔。」

凱斯從口袋拔出點22，把槍對準衛吉跨下。「我聽說你要把我做掉。」瑞茲粉紅色爪子攫握住手槍，凱斯鬆開手。

「聽著，凱斯，你是有什麼毛病，發什麼神經？這是什麼屁話說我要做掉你？」衛吉轉身面對左側的保鏢。「你們兩個回去『南蠻』等我。」

凱斯看著他們穿過酒吧，酒吧裡現在除了寇特，和一個穿著卡其服醉倒蜷縮在吧台椅腳邊的水手外，空無一人。史密斯威森的槍口追蹤著那兩個保鏢直到大門口，再甩回來瞄準衛吉。凱斯手槍的彈匣嘩啦打上桌面。瑞茲用爪子握住手槍，將子彈自槍膛裡彈出。

「誰告訴你我要殺你，凱斯？」衛吉問。

琳達。

「誰告訴你，兄弟？有人想要設計你？」

水手哀鳴，突然大吐。

「把他帶出去，」瑞茲叫寇特，寇特現在坐在吧台邊，史密斯威森平放大腿，點起香煙。

凱斯感覺夜的重量下落，如一袋溼沙在他眼睛後方落定。他從口袋拿出燒瓶遞給衛吉。「我有的全部。腦下垂體。如果你脫手快可賺個五百。我其他貨在某個RAM裡，但現在不見了。」

「你還好嗎，凱斯？」燒瓶已消失在槍金屬色翻領裡。「我是說，不錯，我們算扯平，不過你看起來很糟，像一坨搥扁的屎。你最好找個地方睡個覺。」

「是啊。」他站起身，感覺「喳」在他周身旋轉。「我有過五十塊，不過給了別人。」他咯咯笑。拿起點22的彈匣和一顆散放的子彈，都丟進一個口袋裡，再把手槍放入另一個口袋。「我得去找信，拿回押金。」

「回家去，」瑞茲說，在嘎吱響的椅子上移動身軀，像是難為情。「好手，回家去吧。」

他感覺他們視線跟著他穿過酒吧用肩推開塑膠門走出去。

「賤人，」他對著滋賀上空的玫瑰色澤說。仁清街上的全象影像如鬼魅般消失無蹤，大多數霓虹已冷卻死寂。他啜飲著攤販打泡機沖泡的黑濃咖啡，看太陽升起。「妳飛走吧，甜心。這種城市留給喜歡墮落的人。」但非如此，說真的，他發覺越來越難控制住遭到背叛的感覺。她只是想要張回家的機票，如果能找到正確的銷贓管道，日立電腦裡的RAM可以幫她買一張。而五十元那檔事，她當時幾乎拒絕，知道自己就要把他剩下的一切都幹光。

爬出電梯，桌後坐著同一個男孩。教科書換了。「好兄弟，」凱斯在塑膠草坪那端喊，「你不用說，我都知道。漂亮小姐來這裡，說有我的鑰匙。給了你不少小費吧，像是五十新日圓？」男孩放下書。「女人，」凱斯用拇指在他前額上劃條線。「絲。」他咧嘴笑。男孩回報微笑，點點頭。「謝謝，渾球，」凱斯說。

通道上他搞不定門鎖。她偷東西時八成惡搞過這鎖，他想。新手。他知道哪裡可租個黑盒子，打開廉價旅館裡任何玩意。他爬進去房間時日光燈亮起。

「慢慢關上艙門，朋友。你身上還有跟那個服務生租來的週末夜特製品嗎？」

她背靠牆坐棺材那頭，屈膝，腕置膝上；手中浮現一把箭槍多孔銃口。

「遊樂場那個是妳？」他拉下艙門。「琳達呢？」

「按下艙門鎖。」

他照做。

「那是你女孩？琳達？」

他點頭。

「她走了。拿走你的日立。很緊張的小鬼。那槍呢，兄弟？」她戴著鏡面眼鏡，著黑裝，黑色靴跟深陷入膠墊。

「我拿回去給信，討回訂金。子彈也賣回給他，我當初付的半價。妳要那些錢？」

「不。」

「還是要乾冰？我目前所有的家當。」

「你今晚發什麼瘋？為什麼在遊樂場搞出那亂子？害我得應付拎著雙截棍追我的保全。」

「琳達說妳要殺我。」

「琳達說？我來這以前從沒見過她。」

「妳不是跟衛吉一夥的？」

她搖頭。他發覺那眼鏡是手術植入物，密封整個眼窩。銀色鏡片像從她顴骨上方光滑蒼白的皮膚自然長出，剪成蓬亂一團的黑髮沿顴骨披散。曲握箭槍的手指纖瘦白晰，指尖深酒紅色。指甲看起來是人工的。「我想你搞砸了，凱斯。我一出現，你就把我套入你自己的現實世界裡。」

「那妳要什麼，女士？」他背靠艙門塌身坐下。

「要你。一具活體，一顆還算維持原狀的腦子。莫莉，凱斯。我名叫莫莉。替我雇主來招募你。只是要談談，只是這樣。沒人要傷害你。」

「那很好。」

「不過有時候我還真傷到人，凱斯。我猜是我神經線路的接法。」她穿黑色緊身薄柔皮製牛仔褲，一件龐大的黑外套，剪裁自某種消光纖維。「如果我放下箭槍，你會放輕鬆嗎，凱斯？你看起來像要幹什麼蠢事。」

「嘿，我放得很輕鬆。我不是妳的對手，放心。」

「很好，兄弟。」箭槍收進黑色外套裡。「因為你要是玩什麼把戲，就會做出你這輩子最蠢的一件事。」

她伸出手，手掌向上，白晰手指微張，然後一聲幾乎察覺不到的喀嚓，十支四公分長雙刃手術刀，自深酒紅指甲下方的刀槽滑出。

她微微笑。緩緩收回刀刃。

睡了一年棺材，千葉希爾頓二十五樓的房間看起來巨大寬敞。十乘八平方公尺，半間套房。百靈咖啡機在矮桌上冒著蒸汽，桌旁玻璃拉門開向小陽台。

「喝點咖啡。你看起來很需要。」她脫下黑外套，箭槍掛在腋下黑色尼龍肩載式配備索具內。外套內她穿著一件無袖黑色套頭衫，兩個肩頭各一條普通鋼製拉鍊。防彈的，凱斯想，把咖啡潑入一個亮紅色馬克杯裡。感覺自己的臂與腿如木製品。

「凱斯。」他抬眼，第一次和這男人照面。「我是亞米帝吉。」暗色袍子開至腰間，寬闊的胸膛無毛，肌肉結實，腹部平坦堅硬。藍眼珠如此蒼白讓凱斯想到漂白劑。「太陽升起，凱斯。這是你的幸運日，小子。」

凱斯手臂側甩，男子輕易躲過滾燙咖啡。仿米紙牆上棕色水漬下滑。他看見穿過左耳垂棱角分明的金耳環。特種部隊。男人微笑。

「喝你的咖啡，凱斯，」莫莉說。「沒事，不過亞米帝吉沒說完之前，你哪裡也去不了。」她雙腿交疊坐在絲蒲團上，箭槍看也不看便開始進行拆卸。那對鏡面追蹤他走過房間到桌前重新裝滿杯子。

「太年輕所以不記得戰爭了，是不是，凱斯？」亞米帝吉的大手梳過他豎立的棕髮。他腕上閃現一只沈甸金鐲。「列寧格勒，基輔，西伯利亞。我們在西伯利亞創造出你，凱斯。」

「那是什麼意思？」

「嘯拳。凱斯，聽過這名字嗎？」

「某個行動，對吧？想要用病毒程式燒燬俄國網路系統。對，我聽過。沒有人活著出來。」他感覺到突現的緊張氣氛。亞米帝吉走到窗前遠眺東京灣。「那非事實。有一個小組逃回赫爾辛基。」

凱斯聳肩，啜飲咖啡。

「你是名控制台牛仔。你用來入侵產業資料庫的程式原型，本來是發展給嘯拳使用。為了攻擊基倫斯克電腦網路。基本搭配為一組夜翼超輕型飛行器，一名領航員，一座母體平台，和一名操碼高手。我們執行名叫『內鬼』的病毒。『內鬼』系列是第一代名符其實的入侵程式。」

「破冰機，」凱斯說，對著紅馬克杯杯緣。

「冰是ICE，入侵反制電儀 (intrusion countermeasures electronics)。」

「問題是，先生，我如今不再是操碼手，所以我想可以閃人……。」

「我人就在那，凱斯；他們創造出你這種人的時候，我人就在當場。」

「兄弟，你跟我這種人沒有任何瓜葛。你有錢到可以雇個高價剝刀女把我拖到這，這是我跟我唯一的瓜葛。我不會再操作任何平台，不論是為你，還是為其他人。」他走過房間來到窗前下望。「那是我現在活的地方。」

「我們側寫檔案顯示你目前在街上到處行騙，好讓人趁你不注意時幹掉你。」

「側寫檔案？」

「我們建立了詳細的模型。買下你所有化名的資料，再透過某軍事軟體進行過濾。你是在自殺，凱斯。模型顯示你在外頭活不過一個月。我們的醫療評估認為你一年內得換新胰臟。」

「『我們』？」他看著褪色藍眼眸。「誰是我們？」

「如果我告訴你我們可以修補你的神經損傷，你怎麼說，凱斯？」凱斯突然覺得亞米帝吉像從一塊金屬雕刻出來；惰性物，無比沈重。一具塑像。他現在明瞭這是場夢，很快就會夢醒。亞米帝吉不再說話。凱斯的夢總結束在這樣的停格裡，此刻這夢也到了結束時候。

「你怎麼說，凱斯？」

凱斯遠眺東京灣，顫抖。

「我說你滿嘴屁話。」

亞米帝吉點點頭。

「我要知道你開的條件。」

「跟你過去的沒什麼兩樣，凱斯。」

「讓他睡點覺，亞米帝吉，」茉莉在蒲團上說，箭檜組件攤在絲綢上如昂貴拼圖。「他快徹底崩潰了。」

「條件，」凱斯說，「你的條件，現在就告訴我。馬上。」

他仍在顫抖。無法停止。

無名診所，裝潢昂貴，許多造景小庭園分隔開一群光潔亭閣。他想起到千葉第一個月便試過這地方。

「害怕吧，凱斯。你真的害怕。」是個週日下午，他和茉莉並肩站在像是中庭的地方。白卵石，一叢綠竹，黑碎石犁成平緩波浪。一具大型金屬蟹模樣園丁，正在修竹。

「凱斯，會成功的。你不了解亞米帝吉有什麼能耐。他會付錢給這些神經醫生小子，給他們程式並且告訴他們怎麼用來修好你。他將讓這些小子在技術競爭上領先三年。你知道這代表多大價值？」她拇指插入皮牛仔褲皮帶環內，重心傾在櫻桃紅牛仔靴的漆亮鞋跟上搖晃。明亮的墨西哥銀套住窄小鞋尖。鏡片空洞的水銀，以昆蟲的冷靜瞧著他。

「妳是街頭武士，」他說。「為他工作多久？」

「幾個月。」

「之前呢？」

「受雇於別的人。上班女郎，你知道吧？」

他點點頭。

「有趣，凱斯。」

「什麼有趣？」

「我像認識你。他有的那檔案。我知道你是怎麼回事。」

「妳不了解我，大姐。」

「你沒事，凱斯。你經歷的那些，只是運氣不好。」

「那他呢？他沒問題嗎，茉莉？」機器蟹朝他們移行，越過碎石浪而來。黃銅殼也許有千年久。移至她靴子一公尺近處，射出一爆光束，然後凝止，分析蒐集的資料。

「我第一個想到的，凱斯，總是自己保命。」螃蟹轉換路徑避開她，但她俐落準確踢出，銀靴尖清脆撞擊蟹殼。那玩意朝天跌倒，但銅足很快修正姿勢。

凱斯坐在其中一塊圓石上，用鞋尖攪亂碎石浪的對稱。開始在口袋裡找香菸。「在襯衫裡，」她說。

「妳要回答我的問題嗎？」他自煙盒裡摸出一支皺巴巴的頤和園，她用一片薄薄的德製鋼板替他點煙，像屬於手術台上的薄鋼板。

「好吧，我告訴你，那男人肯定盯上了什麼。他現在手中有大筆金錢，他從沒有過的大數目，而且還會有更多。」凱斯注意到她嘴唇四周肌肉有種緊張。「或者也許，也許是某種東西盯上了他……」她聳聳肩。

「那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確切的。我知道我不清楚我們到底是為誰，或為什麼工作。」

他凝視那對鏡面。週六早上，離開希爾頓，他回到廉價旅館睡了十小時。然後沿著港口安檢區，他漫無目的走了很久，看菱形鐵網外海鷗兜圈子。如果她有跟蹤他，她做得相當成功。他避開夜城。在棺材裡等亞米帝吉電話。此刻在這安靜中庭，週日下午，跟這女孩，有著體操員的身體和魔術師的手。

「先生，如果你現在進來，麻醉師正等著見你。」技術員鞠躬，轉身，重新走入診所，沒看凱斯是否跟了上來。

冷鋼味。冰愛撫他脊骨。

迷失，黑暗中如此渺小，手變冷，身體形象沿電視天空走廊褪逝。

許多聲音。

然後黑火找到神經岔伸的支束，遠超過以痛命名一切的痛……。

撐住。別動。

瑞茲在那，還有琳達李，衛吉還有隆隆尼，來自霓虹叢林百張臉，水手騙子妓女，菱形鐵網和頭骨監獄外，天空一片毒銀。

該死的你別動。

那兒天空自嘶嘶雜訊褪逝成母體的無色，然後瞥見流星鏢，他的星辰。

「別這樣，凱斯，我得找到你的血管！」

她跨坐他胸膛，一手握著藍塑膠皮下注射器。「你不躺好，我他媽的會割斷你喉嚨。你體內滿滿都還是腦啡抑制劑。」

他醒來，發現黑暗中她攤臥身旁。

他的頸脖是嫩枝，脆弱易斷。下半部脊椎持續跳痛。影像呈形褪逝再呈形：蔓生地高塔和破敗的富勒圓頂交錯隱現的蒙太奇，橋樑或天橋下的陰影裡模糊人影向他移行……

「凱斯？星期三了，凱斯。」她移動，翻身，伸手越過他。一只乳房掠過他上臂。聽見她揭開一瓶水的封箔然後飲水。「拿去。」瓶子放他手上。「我黑暗中也可得到，凱斯。鏡片裡有微頻影像增幅器。」

「我背痛。」

「他們從那裡置換你的體液。也換了血。換血是因為交易中附贈了新胰臟。也在你肝臟補上了新組織。神經一類玩意，我不清楚。一大堆注射。他們不用切開什麼便完成了重頭戲。」她躺回他身旁。「現在凌晨兩點四十三分十二秒。視神經裡有讀數晶片。」

他坐起身試著喝點水。噎到，咳嗽，微溫的水灑落他胸膛大腿。

「我得操作平台，」他聽見自己說。摸索著衣服。「我知道……」

她笑了。小而強壯的手抓住他上臂。「抱歉了，高手。得等八天。假如你現在切入，神經系統會垮掉。醫生的指示。此外，他們認為手術成功。一兩天內會做檢查。」他再度躺下。

「我們在哪？」

「家。廉價旅館。」

「亞米帝吉呢？」

「希爾頓，賣珠子給土著還是什麼。我們很快就會離開這，兄弟。阿姆斯特丹，巴黎，再回到蔓生地。」她觸摸他肩膀。「翻身。我很會按摩。」

他俯臥，手臂前伸，指尖抵住棺材壁。她跨過他背腰上方，跪在膠墊上，皮膚感覺到她皮牛仔褲的冰涼。她指頭刷摩他頸脖。

「妳怎麼沒在希爾頓？」

她指頭向下移動回答他，至大腿間，用拇指食指在他陰囊上溫柔繞行。她黑暗中按摩了那兒一陣子，直身，另一手置他頸脖。她牛仔褲皮革隨動作窸窣。凱斯動了動身體，感覺自己硬頂著膠墊。

他頭抽痛，但頸脖的脆斷感似漸消退。他隻肘撐起身體，翻身，沈入膠墊，拉她傾下，舔舐乳

房，小而硬的乳頭濕滑過他臉頰。他找到皮褲拉鍊，用力拉下。

「沒事，」她說，「我看得見。」牛仔褲剝落的聲音。她在他身旁扭動踢開褲子。她伸腿橫跨，他撫摸她的臉龐。植入鏡片意外的剛硬。「別碰，」她說，「會有指印。」

現在她再次跨坐他身上，拿起他的手貼上她，他拇指沿她股溝移動，手指張展橫掠陰唇。當她身體開始沉落，影像搏動回現，無數面容，霓虹斷片交錯來去。她滑下包住他，他的背痠攣拱起。她這樣子騎乘他，刺穿自己，一次又一次滑下他，直到兩人到來，他的高潮在沒有時間的空間裡耀閃藍焰，遼闊如母體，那兒無數面龐碎裂片片，沿暴風走廊吹散遠颺，緊貼他臀部的她大腿內側，堅硬濕潤。

仁清，上班日子的稀疏人群，走過舞踊的律動。遊樂場和柏青哥的聲浪滾滾而來。凱斯匆匆一瞥「喳」，在溫暖啤酒味的微光中，看見隆監視著他的女孩。瑞茲照管吧台。

「看見衛吉嗎，瑞茲？」

「今晚沒。」瑞茲刻意對莫莉挑起一邊眉毛。

「看到他，告訴他我有他要的錢。」

「轉運了，好手？」

「話還太早。」

「好了，我得見這個人一面，」凱斯說，望著她鏡片裡自己的反影。「有生意要取消。」

「讓你離開我的視線，亞米帝吉不會樂意。」她站在迪恩融化的鐘旁，手置臀上。

「妳在場這個人不會跟我談。我一點都不鳥迪恩，他只顧自己。但要是我一聲不響離開千葉，會有人倒大霉。是我的弟兄，妳懂吧？」

她的嘴變得冷酷，搖搖頭。

「我有人在新加坡，還有新宿區和淺草的東京聯絡人，他們都會完蛋，妳明白嗎？」他說謊，手放她黑外套肩上。「五分鐘。五分鐘就好。妳算為準，好嗎？」

「這不在我業務範圍。」

「妳薪水雇妳做的是一回事。我害得一些關係緊密的朋友因為妳不知變通而死，這是另一回事。」

「狗屎。你屁的密友。你想去裡頭跟你的走私客探我們底細。」她抬起一隻靴腳擱在佈滿灰塵的康定斯基咖啡桌上。

「啊，凱斯，好伙伴，看來你身邊的朋友，除了腦袋裡有不少砂，還武裝齊全。這是在幹嘛？」兩人之間的空氣中飄盪著迪恩鬼魅般的咳嗽聲。

「等會，朱利。不管怎樣我只會一個人進去。」

「你可以確定這點，孩子，絕沒其他可能。」

「好，」她說。「進去吧。五分鐘。超過時間，我就進去讓你密友永久的冷靜下來。你在裡頭的時候，好好想清楚一件事？」

「什麼？」

「為什麼我要幫你。」她轉身走出去，經過疊起來存放醃薑的模箱。

「跟以前一樣身邊老是有奇怪的伙伴，凱斯？」朱利問。

「朱利，她離開了。讓我進去？拜託，朱利？」

門門動作。「慢慢來，凱斯。」聲音說。

「朱利，打開書桌裡那堆機關，」凱斯說，在旋轉椅找到位子。

「一直都開著，」迪恩溫和回應，從舊式機械打字機散露的零件後頭取出一把手槍，小心對準凱斯。是支短管槍，火力強大的連發左輪，槍管鋸短只剩一截突出。扳機護弓前端切掉，握把像是包纏著老式遮蔽膠帶。凱斯感覺在迪恩指甲修剪整齊的粉紅色手裡，這槍顯得怪異。「只是預防萬一，你懂。不是針對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你要什麼。」

「一點歷史知識。還要某人的詳細資料。」

「有什麼新動靜，孩子？」迪恩襯衫是糖果條紋棉，領口漿硬潔白如瓷。

「是我，朱利，我要離開了。一走了之。但幫我這個忙，好嗎？」

「誰的資料，孩子？」

「叫做亞米帝吉的外國人，在希爾頓有套房。」

迪恩放下手槍。「坐著別動，凱斯。」他敲擊膝上終端機。「看來我掌握的情報不比你多。這位先生似乎和日本黑道有臨時協定，這些霓虹菊花之子有辦法保護他們的伙伴，讓我這種人查不到他們資料。我也沒其他辦法。至於歷史，你說歷史。」他拿起槍，但未直接對準凱斯。「什麼歷史？」

「那場戰爭。你有參戰，朱利？」

「那場戰爭？想知道什麼？打了三週。」

「嘯拳。」

「很有名。現在都不教歷史？戰後偉大的政治踢球，就是這樣。地獄來回的陰謀事件。你那個高階軍官，凱斯，蔓生地那個，在哪，麥克連？碉堡理，所有一切．．．不得了醜聞。糟蹋一群愛國的年輕小伙子生命，只為了測試一些「新科技」。早知道有電磁脈衝武器，還是把他們送進去，只是為了瞧瞧。」迪恩聳肩。「伊凡的大屠殺。」

「有人活著出來嗎？」

「老天，」迪恩說，「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或許吧。其中一隊，取得一艘蘇維埃砲艇，那種直昇機，你知道的。飛到芬蘭，沒通行碼，想當然，過程中慘遭芬蘭防禦部隊擊落。特種部隊那類。」迪恩用力吸吸鼻子。「真他媽的。」

凱斯點頭。醃薑氣味衝鼻。

「戰爭期間我在里斯本，你知道，」迪恩放下槍。「迷人的地方，里斯本。」

「服役？」

「才不是。不過我也見過一些戰鬥場面。」迪恩笑著粉紅紅微笑。「一場戰爭對個人市場可以十分美妙。」

「謝啦，朱利，我欠你一次。」

「哪裡，凱斯。再見。」

後來他告訴自己在山米場子的那個晚上，從頭就不對勁。甚至在他沿著長廊跟著茉莉，拖步走過遍地

被踐踏的票根和保麗龍杯時，就感覺到了。琳達的死，在等待……

見過迪恩後，他們去了南蠻，拿一捲亞米帝吉的新日圓清了欠衛吉的債。衛吉頗樂，他的保鏢沒這麼樂，莫莉在凱斯身邊帶著某種興奮的狂烈野性裂嘴笑，明顯期待著哪個保鏢蠢動一下。接著他帶她回到「喳」喝點飲料。

「你在浪費時間，牛仔，」凱斯從外套口袋拿出八角丸時，莫莉說。

「怎麼會？來一顆？」遞給她一粒藥丸。

「你的新胰臟，凱斯，還有你肝臟裡那些插栓，亞米帝吉設計成讓你那些玩意不管用。」她一片酒紅指甲輕敲八角丸。「就生化層面來說，安非他命或古柯鹼對你都沒用。」

「靠，」他說。看看八角丸，再看看她。

「吃啊。吃個一打。什麼都不會發生。」

他吃下。什麼都沒發生。

三巡過後，她問瑞茲關於格鬥賽事。

「山米的場子，」瑞茲說。

「我沒興趣，」凱斯說，「我聽說他們在那裡互相殘殺。」

一小時後，她從一個穿白衫寬垮橄欖球短褲的泰國皮包骨那買了票。

山米的場子是座充氣圓頂競技場，位在港邊倉庫後頭，細鋼纜網強化起緊繃的灰色織布。走廊兩端有門，是原始的氣閘艙，以保持支撐體育館的壓力差。日光燈環間隔鎖入館頂夾板，多是壞的。汗與水泥的氣味，空氣悶潮。

雖然看過這些硬體，但是鬥場，群眾，緊張的噤聲，館頂下高聳的光之人偶，還是讓他始料未及。水泥朝像是中心舞台的方向層級傾斜，架高的圓形場地環以閃亮的密集投射裝置。格鬥場上方沒有光，除了游移閃爍的全象影像，複映著下方兩名男子的動作。層層香菸煙霧自層層水泥冉升，飄移直到撞上支撐體育館的風扇送出的氣流。無聲，只有風扇消音下的咕嚕嚕，和格鬥手增幅的呼吸。

兩名男子繞圈時，反影色彩流洩過莫莉的鏡片。十倍功率放大的全象影像；十倍大，他們手中的小刀才將近一公尺長。鬥刀手的握刀法，凱斯想起來，是用劍術家的握法，指頭彎曲，拇指對齊刀刃。刀子似乎自己在動，以儀式性的不急不徐，滑劃出舞踊的弧線與移步，一招接著一招，格鬥手等待對方的破綻。莫莉上仰的臉平滑靜止，觀賞格鬥。

「我去找點吃的，」凱斯說。她點點頭，沈浸於對舞踊的冥思。

他不喜歡這地方。

他轉身步回暗影。太黑，太靜。

他瞧見觀眾大多數是日本人。不盡然是夜城類群眾。從生態建築群來的科技人。他猜想這代表著鬥場有某企業娛樂委員會的認可。他短暫思索，一輩子都為某個財閥賣命是什麼感覺。公司的住房，公司的頌歌，公司的葬禮。

他幾乎繞著體育館走完一圈才找到賣吃的。他買了烤雞肉串和兩個上蠟的高紙盒裝啤酒。抬頭看了全象影像一眼，其中一個人的胸膛流著血的花邊。濃稠醬汁自串棒滴落他的指節。

七天，他就能切入。如果他現在閉上眼睛，他可以看見母體。

全象影像在舞蹈中擺盪，暗影扭曲。

接著恐懼開始在他雙肩之間扭結。一溜冷汗順勢下滑，流過肋骨。手術沒成功。他仍在這邊，仍然是肉，沒有莫莉在等，沒有她的眼睛死盯著迴旋飛舞的刀，沒有亞米帝吉等在希爾頓，拿著票和錢和新護照。都是夢，淒涼的幻影……熱淚模糊了他的視線。

一團紅光中頸動脈噴灑鮮血。群眾此刻尖叫，起身，尖叫——一名格鬥手蹣跚，全象影像淡出，燦閃……

他的喉頭湧上嘔吐的酸刺。閉上眼睛，深呼吸，睜開，看見琳達李錯身而過，灰色眼眸佈滿恐懼，穿著同樣一件法式工作服。

然後消失。進入暗影。

純粹非理智的反射：他丟掉啤酒和雞肉去追她。他可以喊她的名字，但不確定是她。

一線髮絲細的紅光殘像。他薄鞋底之下焦萎的水泥。

她白色跑鞋閃爍，現在靠近弧曲的牆，雷射的鬼線再一次烙印過他的眼，隨著跑動在他視線裡振盪。什麼東西絆倒他。水泥磨破他的掌。

他翻身踢腿，沒踢中。一名細瘦男孩傾身看他，背後光源虹彩般暈染男孩豎立的金髮。鬥場舞台上有人轉身，對著歡呼的群眾高舉小刀。男孩微笑，從袖子裡拔出什麼。一把剃刀，在第三道光束閃過他們消失於黑暗時，剃刀被蝕刻泛紅。凱斯看見剃刀朝他喉嚨沈落，如探礦棒。

臉在一陣微型爆炸噙鳴的煙塵裡消失。莫莉的箭槍，每秒二十發。男孩咳了一下，抽搐，倒在凱斯大腿上。

他走向小吃攤，進入暗影。低頭，以為會看見紅寶石針穿刺出胸膛。什麼也沒有。他找到她。她被丟在一根水泥柱腳旁，雙眼閉闔。有煮熟的肉味。群眾頌唱著勝利者之名。一名啤酒販用黑破布擦

拭出酒龍頭。一隻白色跑鞋不明所以脫落，躺在她頭邊。

沿著牆。弧曲的水泥。手放口袋裡。繼續行走。行經視而不見的無數臉龐，每隻眼都向著鬥場上方勝利者的影像。一次乍見皺紋滿佈的歐洲臉在火柴光裡跳動，嘴唇緊含著一根短柄的金屬煙管。大麻的氣味。凱斯繼續走，麻木。

「凱斯。」她的鏡面自深沈的暗影中現形。「你還好吧？」

她身後的黑暗裡有什麼低泣，發出氣泡聲。

他搖搖頭。

「鬥賽結束，凱斯。該回家了。」

他試著走過她，走回黑暗，那兒有什麼正在死去。她隻手放他胸膛上，阻止他。「你密友的朋友。替你殺了你的女孩。你在這個城裡不太有人緣，是吧？我們調查你時，兄弟，也多少調查了一下那個老渾球。他會為了幾塊新日圓做掉任何人。後面那傢伙說他們在她準備銷贓賣掉你的RAM時盯上她。直接殺了她拿走貨，對他們來說省事得多。也省點錢……我逮到有雷射的那傢伙跟我招了一切。我們人在純屬巧合，但我必須搞清楚。」她的嘴僵硬，唇抵成一條細線。

凱斯感覺腦子似乎卡住。「誰，」他說，「誰派他們來的？」

她遞給他一個血跡斑斑的醃薑袋。他看見她的手上黏搭搭的血。身後暗影裡，有人發出濕漉漉的聲音死去。

診所的術後檢查終了，莫莉帶他來到港口。亞米帝吉等著。租了艘氣墊艇。凱斯最後所見的千葉，是生態建築群暗黑的棱角。然後一陣霧氣斂合覆蓋起黑水與漂浮的垃圾。

